

爸爸与远方

□张年亮

袁天罡的《称骨歌》有时灵验无比。按我的阴历生辰八字推算，得到一首诗：“一生行事似飘蓬，祖宗产业在梦中。若不过房改名姓，也当移徙二三通。”这28个字宿命般地注定了我一生漂泊。

第一次去远方，只能说是出远门。那是我10岁时，因为顽皮，左手臂骨折，一天天肿胀起来，乡村的赤脚医生是束手无策了。爸爸心急如焚，东挪西借，凑齐盘缠，带我去扬州最好的苏北人民医院就医。那天起得很早，摸黑走乡间小路到最近的集镇乘车。穿过一个打谷场时，白花花的一片，我一撒欢就跑到了爸爸前面。忽然，我“啊呀”一声跌倒在谷堆上。那时，生产队的稻谷都堆在打谷场上。我捧着受伤的胳膊疼得在地上打滚，爸爸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个劲地跺脚。昏暗中，我也能看见他忧伤而闪亮的眼睛。等我哭够了，爸爸默默地继续带我赶路，再也不许我走到他前面去了。晨光熹微时，一只金色的狐狸忽然在我们前方一闪而过。爸爸喃喃地说：“能抓住一只狐狸就好了。”那时，一张狐狸皮可以卖五块钱。爸爸为了省下五毛钱的路费，带我走了乡间小路。

第二次去远方，是爸爸送我去外地上学。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师范，一下子跳出了农门。爸爸破天荒地大宴宾朋，将我的中学校长和任课教师都请了来，开了家乡小镇“谢师宴”的先河。为我打点行装之后，还要坚持送我到千里之外的学校。那天，爸爸郑重地整理好一只小木箱，那是爸爸在南京求学时，爷爷送给爸爸的行李。爸爸说：“这是传家木箱。”我知道这只小木箱寓意着爸爸太多的希望。还是走乡间小路赶到集镇，爸爸担着木箱和所有行李，让衣着光鲜的我空手跟在后面。爸爸一路挑着箱子，一路大声地与熟人说笑，仿佛是自己进京赶考，也像是自己中榜归来。行路、坐车、换乘……他将我一直送到了学校，没让我替他挑一会儿箱子。只是在我不注意时，他会悄悄地换一下肩膀。

第三次去远方，我已经在外地工作。每到周末，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相守。有一次周末，爸爸忽然从天而降，嘿嘿地笑着向我走来：“儿子，走，咱俩下馆子！”多年父子成兄弟，生平第一次，爸爸与我对酌。那一次，我点了爸爸最爱吃的猪肝，父子俩都吃得泪光闪闪……

现在，我定居在更远的江南了，我和爸爸隔着滚滚的长江。每次父母从江淮来到吴地，就像是快要窒息的鱼，盘桓几天就得告别回乡，留下我空落落的思念。面对自己的漫漫风雨，回望父母的寂寂空巢，我越来越叹服海子的一句诗：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清秋，绽放一树静美

□金心

步入清秋的郊野，风儿细吟，河水轻唱。抬头仰望，悠悠白云似蔚蓝色天空绽放的花朵，让人驻足遐思。路边林间，红枫灿若云霞，金灿灿的银杏叶在秋风中悠然曼舞。风动桂花香，荻花如羽舞，秋菊傲然绽，这胜似春光的缤纷秋色，总让人在一派丰收和硕果累累中，感受到秋的大气磅礴和生命历经风雨终见彩虹的坚定之味。

每至清秋，我总是情浓桂花间。那开得一树一树的小黄花隐藏于枝叶间，花瓣挨挨挤挤盈满枝头，花儿开得含蓄内敛，如落入凡尘的花仙子，静雅默然，却花香袭人。奇妙的是，它让满城飘逸着浓郁的芬芳，可此花只能远闻不可近嗅，将花瓣执在手中放入鼻端，全然没了那浓郁的香甜之味，只可静赏，不可褻玩。

这不灼不柔，微小却飘逸着浓郁奇香的花儿，难怪杨万里咏它：“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静谧秋夜，在桂花清影中举头望明月，思绪也随清风逶迤，莫不真是吴刚伐桂时，将一枝落入凡尘，才让世间有了这来自仙界的悠悠妙香。

或许是出生在黄河岸边，家乡是《诗经·关雎》的诞生地，那里有万顷芦苇荡，因此每到深秋，当绿减红瘦，各色花儿都凋谢谢靡之时，那一丛丛洁白如羽、在秋风中肆意摇曳的芦荻花，总让我在满目萧瑟与苍茫中，感到一种生命的静美。它们携着秋之灵韵与自然的精华，如开屏的孔雀轻绽着白绒绒的羽毛，在秋风中兀自妖娆。它们似在传递一种无声的讯息，被“名缰利锁”羁绊的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细品生活的诗意妙曼。

一对苍鹭在蒹葭中戏水漫游，对岸一个着汉服的女子裙袂飘飘，在蒹葭河畔悄然留影。萋萋苍苍的芦苇丛中，伊人在水之湄，芦荻花儿迎风曼舞，那一幕今古叠合，如梦似幻！

若论秋花之喧妍，当属被文人墨客奉为知己的菊花了，有人说：“菊，是秋的魂。秋，有菊的韵。”而赏菊我则钟情于去江南的古园林，游走于古意盎然的楼台亭榭间，上千个品种的菊花，在园艺师的匠心中，有的挨挨挤挤摆放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像群芳献艺。有的则搭成树状和塔状，一层层色彩斑斓的菊花叠罗汉般俏皮得各展芳姿，让人顿感明快与欢欣。而每每看到那一盆盆淡雅绝尘的菊花盆景，它们白的似雪，粉的如霞，红的像跳跃的火焰，那份古韵灵动，若配一曲《云水禅心》，如荡涤凡尘俗污，让人顷刻有超然物外的空灵遁世之感。

世人都赞春花美，我言秋花亦喧妍。或许是经历了生命的风霜洗礼，岁月磨砺，秋花多了一份清雅淡然，从容自若。它的美深邃悠远，柔和中自带风骨，是一种生命经沉淀而蜕变的厚重之美！

打开一段尘封的岁月

□宋祖荫

一段忘却的往事，一段尘封的岁月。

近日，太仓市档案馆将长期封存于库的民国时期老报刊整理、选辑，编撰出版《太仓老报刊辑存（馆藏民国报刊）》一书，供社会各界人士参考使用。这无疑给史料查询、史实考证等带来福音。

地处长江口南岸的太仓，自20世纪初以来，受到先进思潮和海派文化影响，商贸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民众的思想和文化也较为活跃。随着第一条民营省际公路沪太路的开通、沪太汽车公司的运营，太仓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走出了一批日后引世人瞩目的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及各路杰出英才。

这一时期，作为文化载体的地方报刊也纷纷创办发行，一度影响广泛。据文史资料记载，太仓最早的报刊创办于1911年，之后三十多年间前后有20余种报刊印行于世。崇文尚教、礼尚往来的太仓，有着传统文化脉络的传承，也有着时下报刊传播的情结。尤其是在民国时期报刊领域，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是蜚声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也是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名人。那是上世纪初，太仓籍著名报人俞颂华在沪上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宣传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曾全文转载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重要政论《民

众的大联合》。他亦是赴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一生尽瘁报业，“以新闻事业为唯一终身职志”，黄炎培先生称赞他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

老报刊，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其中不乏珍贵的文档史料。民国报刊是民国文献的一部分，指的是民国时期（1912~1949年）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或不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或手抄出版物，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源。民国报刊是珍贵的历史档案和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许多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历史真相在其中都有真实记录，弥足珍贵。迄今为止，太仓档案馆收藏太仓历年老报刊10余种，70册报纸合订本，计3000余份。

《太仓老报刊辑存（馆藏民国报刊）》辑录展示了太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涉及馆藏《太仓公报》《太仓明报》《太仓新报》《平民日报》《娄江日报》《太仓日报》《新太仓》《太报》《民声》《太嘉宝日报》等相关报刊中有关太仓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内容。该书的编写体例为“辑存”，即将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稿加以筛选，分门别类进行编选。全书分为“时政要闻”“本邑新闻”“社会新闻”“文教简讯”“评论启事”“副刊艺文”“广



告商情”和“文史掌故”八个栏目，共计260余条，兼顾了新闻的报道面、各类问题以及社会、文教和经济各个层面。每件文稿均注明报刊出处、发表时间和版别，便于阅读、翻检、检索。参与编辑工作的市档案馆征编科洪建龙说，在洋洋3000余份老报刊中逐一甄别、遴选、取舍，有的还要加注标点，其间凝聚了档案人开发利用的莫大心血。

以“时政要闻”为例，“邑人吴健雄博士为旅美原子能专家”“邑人钱旭沧

领导上海篮球明星队于十月中旬远征美国”“为国争光 邑人朱汝瑾博士获纽约研究奖金”等，印证了地方报刊选稿的犀利眼光。“江南大血案近讯”等事件多条相关跟踪报道，回应了当时社会民众之关切。“本邑新闻”中不少稿件至今仍具有教育警示和借鉴意义，如“邑绅唐蔚芝先生重宴鹿鸣预志”“唐蔚芝提倡节俭回里时屏绝酬应”，以及“唐蔚芝先生读文灌音片 邑民教馆订定传播时间”等，分别道出了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节俭举动，唐调的创制及由来，至今对弘扬廉洁风尚和非遗传承具有借鉴意义。“本县土产（肉松、棉花、糟油）准备送省展览”“县政府修理万年桥”“城区民教馆发起第一届集团结婚”“沪太汽车公司各线恢复通车”等，对太仓地方发展、民生、风俗等报道非常接地气。“社会新闻”中“万人空巷看巨‘鼃’ 夫子庙骤然热闹”等，对当时的夫子庙泮水池新闻如实报道。“文史掌故”中“学山园废址（谿）”“弇山考（慕陵）”“太仓十二古迹记（唐文治）”“重修隆福寺碑记（唐文治）”等副刊文稿，都具有较高的园林美学和文史价值。

《太仓老报刊辑存（馆藏民国报刊）》的出版，将为进一步开展太仓乃至民国历史研究提供新的重要线索和史料依据。往事烟云，旧事新谈，一沓沓泛黄的老报刊背后，记录下太仓悠悠岁月的沧桑与嬗变。



秋晨

□初爱民 摄

小城敦化

□何济麟

敦化是东北的一座小城，吉林境内，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们本来计划在敦化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去镜泊湖。但因为行程的变动，在敦化多住了一晚，这样就有了一整个白天可以闲逛。

我们这次东北游，在行程上有两个重要的景点：天池和镜泊湖。可是当我们从长春驱车五个多小时赶到长白山下二道白河镇准备登山时，却被告知，因为台风，长白山封山两天。神秘而美丽的天池将远道而来的我们无情地拒之门外。期待和向往皆落空，长吁短叹没有用，委屈抱怨太矫情。和我们一样受阻的游人多得是，谁也没办法和风雨抗衡，只有改行程。好不容易老远的路来一次，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多遗憾的事啊！但是也传来一个好消息，原先因为台风涨水而闭园的镜泊湖要开园了。为了赶去游镜泊湖，我们决定在敦化多住一天。

向当地人打听，敦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会向你推荐六鼎山文化旅游景区。六鼎山金鼎大佛远近闻名。除此之外，还有一南一北的南湖公园和北山公园。六鼎山太远，我们去了南湖公园和北山公园。

南湖公园依湖而建，南湖不是很大，绕着湖走一圈不过半个小时光景。湖水清冽，波光粼粼。岸边绿树婆娑，曲径通幽。湖岸之间，缀以拱桥和楼阁，增添一点仿古情

调。我们权当散步，从公园南端走到了北端，逐渐有音乐声传来。循声望去，终于在一座白色凉亭下，看见一群中老年人，男男女女，唱歌拉琴，俨然一支小型民族乐队。那个拿着话筒唱歌的女子，唱得并不怎样，高音唱不上去，她却丝毫不怯场，调整一下继续唱。边上一个等待上场的女子给她打着拍子，为她鼓掌。而拉琴的几个，摇头晃脑，半闭眼睛，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几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其乐无穷。原来这是一个广场，广场上还有许多歌舞爱好者，二胡、中阮、提琴、笛子等等，各吐芬芳。民族舞、广场舞、新疆舞，百花齐放。引吭高歌的，浅吟低唱的，组成了一个缤纷的快乐世界。最吸引我的是一个车队，不是什么汽车，也不是什么摩托车或自行车，而是一种类似小孩玩的滑板车，矮矮小小，前后各一个轮子，人坐在车凳上，手持两根登山杖一样的长棍，朝地上一支，一用力，车就朝前滑行了。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车，上前问这是什么车。他们乐呵呵地告诉我：“这叫旱冰车。”旱冰车？是啊，一年四季，冬天结冰可以滑，夏天没冰也可以滑，所以叫旱冰车。冬天在车底下装上冰刀，不结冰时候改装上两个轮子。见我好奇，有人主动驾车给我示范：如何乘坐，如何滑行、如何平衡，那享受的模样就像个老小孩。车驶过我面

前，还不忘回头给我解释：“锻炼锻炼，好玩。”语气充满着快乐和自豪。这群人还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戴着头盔，车前一律插着一杆红旗，旗上印着“单腿”之类的字样，是他们的队旗，在微风中猎猎飘扬。一群东北大老爷们，就这样把他们乐观豁达的性情展露无遗。

下午我们去了北山公园。北山公园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里有许多免费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如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一个挨一个。原来北山公园是健康主题公园，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公园”，是全国唯一一个县级市体育公园。球场上人声喧哗，不时传来阵阵喊叫声和笑声，青年学子一个个生龙活虎，投篮、扣球，各显身手。天空飘起了细雨，可是球场上依然热闹非凡，没人把这轻柔的小雨当回事。迎面有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走来，孩子怀里抱着皮球，边走边玩。似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满身体育细胞。

在敦化一天的闲逛一点也不“闲”，相反，内心的收获不少。刘禹锡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城市，无论经济发达与否，重要的是市民的幸福感。在这次旅途中，我记住了敦化这座小城，它给了我一种亲切感、亲近感，让我觉得，与天池失之交臂的遗憾，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寒露

（外一首）

□李振怡

记忆穿过秋风
直向那面矮墙

墙头，柿子红了
屋顶和院子里，飘溢着
水煮花生的香味
门口，母亲追出来
一手攥着袜子
一手举着外套
天凉了，快穿上

迈出院门
寒露一点点生长

雨中的小黄花

不哭了，莫失了优雅
路边的小黄花开始浅笑
来来往往的人和车
并不为她停留一分

想哭就哭吧，反正下雨
她落了花瓣，又落了花蕊
她知——
她心中的火
正在煮沸这个世界